

春风十里野菜香

○ 于春林

野菜因风味独特、天然无污染、营养价值高等特点,深受人们的喜爱。

春风十里野菜香,人间有味,最是清欢。春日里,我时常会想起小时候挖野菜的乐趣。

小时候,每当这个季节,我都会跟着母亲去挖野菜。那个时候,乡村有些人家缺少粮食,为了解决温饱问题,一般都去挖野菜吃。此时也是小孩子到大自然中放飞自我的好时机,所以,跟着母亲挖野菜,我乐在其中。

我拿着一把小铲子、一个小箩筐,悠哉地跟着母亲,这儿挖一铲子,那儿挖一铲子,不管三七二十一,见到绿色的嫩芽就挖,没多久,小箩筐就被填满了。

我很有成就感。这时,母亲一看,说:“怪不得你挖这么多,有些不是野菜,是不能吃的。”于是,母亲耐心地教我认识荠菜、蒲公英等野菜。在母亲的指导下,我认识了几种野菜,挖起来得心应手,而且越挖越带劲儿。

那时,原野上一片忙碌的景象,除了地里干农活的人,其余都是挖野菜的。天空湛蓝,大地辽阔,田野里充满了浓郁的春天气息。一筐筐美味的野菜走进了农家,走上了餐桌。野菜的香味从千家万户飘出来,既满足了人们的味蕾,也温暖了那段艰苦的日子。

母亲不仅是劳动的好手,厨艺也不错。带有泥土气息的野菜,母亲或生食凉拌,或炒食蒸煮,或配菜做汤,也偶尔用来晒干菜、制酸菜、腌咸菜等,让我们百吃不厌。在那个艰苦的年代,母亲总能用她的厨艺让我们单调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,我们也品尝到了生活的幸福和快乐。

长大后,我离开了那片令人眷恋的土地。但无论我身在何处,每到这个季节,我都会想起家乡的野菜,想念和母亲在一起挖野菜的日子。

又到了野菜飘香的季节,母亲做的各种味道的野菜如在眼前、在梦里,唇齿生香,回味无穷。

母亲要当采茶工

○ 王海荣

采茶采到茶花开,漫山接岭一片白。

蜜蜂忘记回窝去,神仙听歌下凡来。

这是《刘三姐》采茶歌里的歌词。南方雨量充盈,温度和土壤适宜,适合种茶,漫山遍野都是茶树。每到采茶时节,采茶女工异常忙碌,为了缓解采茶枯燥的劳作,姑娘们边唱歌边采茶。这样的画面,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近年来,南方的茶园规模不断扩大,有的茶园可达万亩,本地的采茶工已经不能满足需求。茶农想在清明前采摘一些优质的茶叶上市(俗称“明前茶”,是一年中品质最佳的茶叶),就面向全国招收大批临时采茶工,工期半个月左右。

这些南下的采茶工,大多是农村的中老年妇女。早春时节,她们赋闲在家,但她们的习惯了忙碌,闲不住。如果既能走出家门看看外面的世界,又能有一笔不错的收入,她们自然乐于接受。

我母亲就是其中一员。

第一次听母亲说要去南方采茶时,我是反对的。母亲快70岁了,本该在家里安享晚年,却要外出奔波。采茶需要早出晚归,很辛苦。母亲却说:“不是这样的。相比于建筑队的小工,采茶要轻松得多,工资还是现结。半个月后采茶结束,刚好可以回来种花生、收油菜。”

母亲执拗,谁也劝不了。表婶说:“让她去吧,出去看看,人多热闹。坐上直通车,不到一天就到了,同伴都是乡邻,很安全。”我听了,心里难受又自责。

我给母亲讲了很多注意事项,又千般嘱咐与母亲同行的本家嫂子,让她帮忙照顾母亲。

母亲坐上车走了,我的心也跟着走了。

母亲到后给我打电话报了平安。第二天晚上,我给母亲打电话时,她的言语里很是欢快:这里的茶山可大了,光(只)上山就走了个把钟头;一人一行采茶,茶垄一眼看不到头,尽是新出的嫩尖尖;每人戴一顶帽子,胸前挂一个大袋子,两手同时抬,往袋子里一扔就行了;午饭是老板送到茶园的,有馍、菜、汤……

“下雨了,没上山采茶,就去附近村里转转,这里有很多竹园,新出的竹笋像小宝塔。竹园里还有蕨菜,可多了,一层一层的。我们采了些蕨菜,走的时候带回去。”母亲每天都有新鲜事跟我说,从不提辛苦。

我知道,她们几十个人睡在一张大通铺上,地上放着砖头,砖头上放着木板,再铺上她们去时带的被褥,这就是她们的“床”。我也知道,她们天不亮就得起床,下山时天都黑了。

过了清明,头茶采完了,母亲就会跟着采茶队回来。母亲安全到家,我悬着的心才落了地。

今年,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又要去南方采茶,我没有阻拦。从母亲洪亮的声音里,我知道母亲的身体还算健康。在母亲看来,能用自己挣来的钱给孙子孙女买零食,能在头疼脑热买药时不麻烦儿女,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。

现在我想明白了,不干涉母亲,让她按照自己的方式,有尊严地、健康快乐地安享晚年,这也是一种孝顺。

故乡的柴草垛

○ 孙会昌

小时候,在农家院的一角、大门外、路边,都可以看到不同形状的柴草垛。老少爷们儿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柴草垛,心里很踏实。柴草垛数量的多少、大小是农家人情绪的晴雨表。

柴草垛有很多种,棒子秸垛、麦秸垛、麦糠垛、棉花柴垛、豆秸垛、苇子垛、干草垛、高粱秸垛、树枝垛等,它们高矮不一,形态各异。

这些柴草垛主要有三种用途:一是用来喂养牲畜,二是用来烧水做饭,三是将其掺入泥中垒墙、抹墙皮。麦秸垛、棒子秸垛、高粱秸垛、干草垛是铡碎用来喂牛、马、驴、羊等牲畜的;豆秸垛是铡碎后掺上饲料用来喂猪的;棉花柴垛、树枝子垛主要用来烧水做饭;苇子垛是用来编笆,盖屋时做顶的;麦糠垛可以用来喂牲口,也可以掺入泥中垒墙、抹墙皮。

柴草垛是麻雀、鸡、鸭、鹅觅食休憩的首选地,它们有的在柴草垛上叽叽喳喳,有的在垛底刨食,有的在里面打窝下蛋。

有一天,卢二大娘家那只正在下蛋的芦花大母鸡不见了,她以为被村里那几个不着调的馋鬼逮了个正着。谁料想,过了半个多月,这只芦花大母鸡领着七只毛茸茸的小鸡,从柴草垛里走了出来,可把卢二大娘高兴坏了。

邻居小胖家的那只大白猫,太阳高照时就蹿到门前的麦秸垛上,枕着软软的麦秸,舒舒服服地睡一觉。

以上都是笑谈,还有可气可恼的事。有一次,不知是谁喝醉了酒,随手把燃着的烟头扔到了花嫂门外的麦秸垛上,花嫂发现时,火苗有一尺高,浓烟滚滚。花嫂着急地喊:“着火了,快来救火啊!”邻居们听到后,迅速提着水泼向着火的麦秸垛,一趟又一趟,一桶又一桶,把火彻底浇灭后,一个大麦秸垛烧得只剩下三分之一。花嫂坐在地上大哭,高声大骂:“是哪个丧良心的,烧了俺喂牛的饲料?”

柴草垛还能与人们的婚姻扯上关系。20世纪70年代,家家户户都不富裕,农村女孩找婆家时,通常先通过媒人了解对方的人品和经济条件,然后再见面。双方满意后,婚事基本上也就定了下来。可邻村范家的女儿提出要看看未来婆家的柴草垛,这可是一件稀奇事。媒人无奈,只好照办。后来,婆家才知道,范家女儿是个草编高手,眼光长远,计划婚后把草编事业发扬光大,所以要先看看婆家有多少草编原料。从此,村里适婚的男方家庭多了一件心事。

如今,农村鲜见柴草垛,可我总能想起有柴草垛的那些日子。炊烟顺着厨房的烟囱向上爬,在烟囱顶端的两块青砖下,左右钻出,与天空、绿树缠绵,袅袅升腾;喜鹊在梧桐树上叽叽喳喳,一边发布着喜报,一边高兴地跳着舞;拴在大门外枣树下的那头老黄牛,安详地卧在干松的地面上,不紧不慢地反刍着;四个学龄前的小男孩正在抽陀螺,三个小女孩比赛着踢毽子,一位老汉坐在柴草垛前的石头上,眯着眼睛,吧嗒吧嗒地抽着长长的旱烟袋……

